



“中国陷入精子荒?”9月6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一篇文章,发出这样的疑问。

美国人的疑问不是没有道理。自去年华科大郑刚“捐精猝死”事件曝光一年多来,中国多省精子库告急的困境逐渐浮出水面,引发社会强烈反响。9月12日,郑刚事件开庭审理,更引发新一轮关注。

事实上,中国不仅陷入精子荒,多省精子库告急背后还有更令人忧虑的人类困局。严重的环境污染已成为精子最大的杀手,全球男性不育危机与全球变暖一样紧迫,已成为人类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有学者警告,如果不能正视这个问题,“男性”这一性别可能会在几代后消失。而包括中国在内,全球不孕和不育发病率逐年上升,成为继肿瘤、心血管疾病之后的人类第三大疾病。

人类正在制造相当于灭绝人种的自杀。“小蝌蚪”拉响的,是全球警报。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在伦敦诞生。



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成为不孕不育症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

中国多省精子库告急 不孕不育成为人类第三大疾病 “小蝌蚪”拉响全球警报 环境污染是最大杀手

“补贴高,房价低,去长沙,打飞机”,长沙屌丝向前冲?

2012年9月12日,34岁的华科大研究生郑刚捐精猝死案,在武汉进行不公开审理,引发人们新一轮关注。

去年,郑刚捐精猝死事件被媒体披露后引发强烈关注,而中国多省精子库告急的现状也逐渐浮出水面。2012年9月4日,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骆文智在做客广东“民声热线”时坦言,广东精子库常年告急,并呼吁广大身体健康的男性公民捐精,强调“捐精很健康,不伤身体,更不会死人。”

有记者走访证实,由于广东省内捐精者一直稀少,筛选出来的合格精子也不多,广东省精子库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按照目前的进度,每对“求精”夫妻,至少要等上一年才能轮候上。

事实上,近期我国精子库公开宣布告急的并不只是广东精子库一家。“江西省人类精子库精源告急,请广大爱心人士前来捐献爱心,精子库给志愿者最高奖励为5000元……”8月底,江西省人类精子库在新浪网上发出的这条告急求助微博也引来不少围观。

网上另一条流传的火热微博,则让长沙、武汉等城市成为网友们纷纷调侃的对象。据称长沙每次捐精补助高达6000元,居各大城市榜首,在长沙仅需捐精33次,即可完成房屋首付。“补贴高,房价低,去长沙,打飞机,长沙屌丝向前冲啊。”“武汉捐精47次攒够购房首付约19万元。”诸如此类的帖子到处转发,不少网友半开玩笑地惊呼:“生财有道,致富新招!”“身体果然是本钱,前辈们减不我欺!”

“如果让陌生人用宝贵的家庭种子,家里人会杀了我。”

其实,据多地媒体调查发现,这些城市的捐精补助远没有那么高,而且国家规定一人一生只能捐精一次。有人评论称“捐精发财”是一种“浮躁时代幻想症”。

“捐精会不会死人?”这样的问题背后,也折射出中国大众对于捐精这种人类生殖科学技术还存在不少误区。但为什么各地精子库告急,为什么中国出现精子荒,更值得思考。在中国,让男人捐献精子被证明是一个挑战。精子被与生命力联系在一起,捐献精子也被视为文化禁忌。一位北京的毕业生在微博上说,他捐献精子的事情一直对家里保密,害怕“如果让陌生人用宝贵的家庭种子,家里人会杀了我。”

比起这些传统观点的束缚更让人担忧的,是精子库告急背后折射的一大人类困境:男人精子正在开始“颓废”,精子的数量与质量都难以达标。

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精子库是全国最早的精子库,每年前来捐精的有2000人,其中体检合格的只有七八百人。据相关数据统计,捐精者中,上班族因为压力大精子质量差,很少有能通过的,大学生群体,合格率也勉强超过20%,社会人士的合格率不到10%。国家计生委的研究报告显示:从1981年至1996年,我国男性的精液质量正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精子活动率和正常形态精子比率分别下降了10.4%和8.4%。

男人精子正在“颓废”

男人精子正在“颓废”,“小蝌蚪”拉响了全球警报。北京同济医院男性不育专家、国际精子形态研究院首位女博士李翠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男性不育危机与全球变暖一样紧迫,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健康

问题,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如果不能正视这个问题,“男性”这一性别可能会在几代后消失。

一项数据表明:在过去的50年间,男性精子几乎减少了一半,并且每年还在以2.1%的速度减少。据统计,在全球18岁-25岁的健康年轻男性中,1/5男性精子数量异常,只有5%-15%的男性精子质量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正常标准。在那些苦恼于无法生育的夫妻中,约40%的主因在于男性不育。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的话题。世界卫生组织男性精子的正常值标准,也已经从1940年的1.2亿/ml,降到了每毫升1500万个。丹麦一个学者经研究得出,男性精子数目在50年间减少了四成以上。男性生育率的下降可能已经接近至关重要的拐点。

环境污染是精子的第一杀手

精子数量的日渐减少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育质量。这已引起世界各国专家的忧虑与不安。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恶劣的趋势?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化学污染、放射线、电磁波、噪声等外界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的精子犹如凶猛的杀手,各种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危害因素不仅致病致癌,更在悄然危害着人种延续。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当人类精子“断源”,我们也许只能在博物馆里面,才能看到曾经繁衍生息的人类种子。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为此召开了环境对生殖影响的国际研讨会。

男性精子的日渐“颓废”,引发的另一个人类公共健康危机与社会问题,则是不断攀升的不孕不育症。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男女不育症患者的比例为3比7,90年代这一比例已上升到1比1。中国不孕不育人数超过4000万,相当于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困难,我国不孕不育发病比例30年增长了10倍左右。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全球不孕不育夫妇已达6000—8000万对,不孕不育疾病已经跨越了医学范畴。不孕不育不仅直接影响了当今人口数量的增速,而且将会引发未来的人口危机。甚至有悲观主义者称,人类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自行绝种灭亡而非《2012》中所述的灾难。

一位美国人发现自己竟是150个孩子的“父亲”

如何面对人类生殖危机?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们都在努力研究。近来,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科学家计划从女性骨髓中提取干细胞,培育女性“人造精子”的消息,引发各国关注。据悉,英国科学家目前已经提出了实验申请,一旦获得批准,英国科学家将在5年内培育出成熟的女性“人造精子”。未来,女性在完全不需要男性参与的情况下,就能独自繁育后代。科学家称,“人造精子”技术将为众多不育症患者带来福音,然而,由于该技术能够使女性完全不依赖男人而“单性生殖”,也引发剧烈的伦理争议。

目前人类捐精后代的越来越多的存在,也已经潜伏了重重伦理危机。一位美国人发现自己竟是150个孩子的“父亲”,华盛顿有一对结婚20年的夫妇,因为18岁的儿子需要换肾,两人为了确认谁的肾脏更匹配而去做了DNA测试,结果发现,身为捐精者后代的夫妇两人具有99.999%的可能是兄妹。

这样的困局,可以说追根究底是人类自己一手造成。人类未来的命运如何?如果不能全体警醒解决环境污染等问题,或许真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整理/见习记者 匡萍

本报记者体验湘雅医院生殖专科门诊 一天700人挂号 忙得没时间上厕所 专家呼吁加强青少年性教育

9月11日,十点。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挂号室里的两位工作人员忙个不停,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二楼不到200平米的门诊大厅,早就挤满了人。11点多,很多求诊患者已经拿出了干粮,打算“鏖战”下午的等待。

这是焦虑的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们,四处求医问药的一幕。这样的情景,也在中国各大生殖专科医院上演。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因为著名的生殖工程学专家、“试管婴儿之母”卢光琇而闻名全国,求子心切的患者们将这里当做心目中的第一块招牌。虽然卢光琇已很少坐诊,但全国各地的患者依然慕名不远千里而来。

有人说,生孩子就像撞大运:有的人唾手可得,有的人难若登天。对于那些有了爱,但不结“果”的夫妻来说,这是最大的隐痛。在卢光琇的学生、湖南省生殖科专家钟昌高教授看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性教育,通过预防保护生殖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一天挂号700个,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不敢多喝水,太忙了!平均一天要挂大概700个号。”

9月11日上午10点,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挂号室。两位没有时间接受采访的工作人员,匆忙中朝我们丢下这一句话,又转过身去面对窗口外焦急的患者。一位大姐走过来,发给记者一张“准妈妈之家”的名片。记者了解到,她在中信湘雅医院附近有两套房子,专门给从各地来这儿求诊的夫妻提供住宿。“70块一晚,比宾馆便宜多喽,”她对记者说。这是她一家人的“主业”,“干了快十年了,原来只有一套房子,现在两套才供得上过来。”

在二楼的门诊大厅看到的一幕,更是惊人。这个不到200平方米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大厅里吵闹嘈杂,大家似乎都在谈论着自己的“求子”经验,空气里弥漫着焦虑与不安。

11点多,一间门诊室里出来一位护士大声说:“今天上午医生只看到29号,其余人下午再看。”人群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不少求诊者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面包、水果等,打算“鏖战”下午的等待。记者身边一位胖胖的女士掏出包里的老婆饼,和老公一人一块吃起来。她昨晚从株洲赶来,从早上6点就来医院排队,一直等到现在。她已经跑过很多地方求医问诊,这是第二次来这里检查。医生怀疑是输卵管有问题。“因为不孕症检查是采用排除法,一项一项的检查做了否定,再不断地推进,做新的检查。”她有点担心,恐怕还要跑几次。“不过要是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对症下药也好。”她不愿与记者多聊,推荐了她一个熟识的朋友,做试管婴儿已经成功的赵玲(化名)。

“了解得越多觉得希望越渺茫,越来越绝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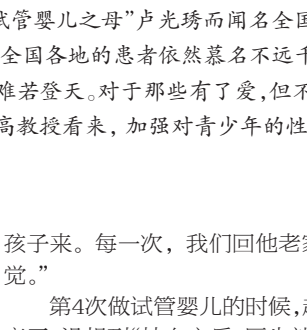
“太纠结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敢回想。”赵玲回忆起这段折腾“求子”的经历,仍旧痛心。

2002年,28岁的赵玲结婚后几个月就怀孕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个多月就流产了。后来就再也怀不上了。她中医西医各种方法都尝试过,还跑到长沙有名的中医谢焯驰那里吃了几千块钱中药,很是折腾。说起一项输卵管通水的检查,赵玲现在都记忆深刻:“特别痛,特别胀,腰都直不起来了。老公说我的脸色变得煞白煞白的。”后来,她再做了几项大检查,动了腹腔镜微创手术,才发现是输卵管与子宫连接的最细处的通道堵塞了。老公知道她刚做完手术,心情不好,对恢复不利,就一直瞒着,瞒了一个多月才告诉她。

当时医生说,堵在这个部位只有一条路,就是做试管婴儿:“没到那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试管婴儿离我们很遥远。”

赵玲一直觉得怀孕生孩子是很正常的事,是一个女人基本的功能。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第一次准备去做试管婴儿的时候,她在诊室外面的椅子上就哭起来了:“了解得越多就觉得这件事比较渺茫,我当时有点绝望了,跟老公说我们离婚算了。”

赵玲前三次都失败了。每次要花3万多不说,最大的压力是精神上的。“每天不断和医生、患者打交道,成啊不成,心情很沉闷。”赵玲老公的老家在农村:“那边别人一诅咒你,就说你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生不出



孩子来。每一次,我们回他老家都有点抬不起头的感觉。”

第4次做试管婴儿的时候,赵玲说自己基本上都放弃了,没想到“抽血之后,医生就找我谈话说成了。当时我还不相信,说抽血的管子不会弄错了吧。”

现在,赵玲的儿子两岁了。但她心里一直都不踏实,“总怕孩子有什么事,有个姐姐也是做试管生的孩子,陆陆续续查出些问题。”

加强性教育,通过预防保护生殖健康

赵玲的经历,仅仅是近5000万中国不孕不育患者的一个缩影。20年前,我国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率仅为3%,处于全世界较低水平。如今,我国平均每8对夫妻中就有一对遭遇生育困境。为什么不孕不育的疾病高发?专业医生有什么忠告?9月13日,记者采访了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钟昌高教授。

钟昌高是卢光琇的学生,他告诉记者,像赵玲这样的病例,不仅仅是个案,如今已是很普遍的现象。他说,因为高龄导致不孕,是女性不容忽视的最大“黑客”。“在很多大城市,女性不孕的同比增长率已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不孕女性有不少都是高学历、高知识、高收入的白领女性。”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城市白领女性,把生育年龄定于30-35岁。不少职场女性忙于打拼事业或求学,推迟结婚生育时间,事业可能会更上一层楼。但与此成反比的是,身体遭遇透支。钟昌高教授解释,卵子活力最强、女性生育力最旺盛是在25岁左右,35岁时的生育力相当于25岁的50%,到40岁只相当于25岁的5%。年龄大了,生殖力下降是不孕不育的重要原因。

同时令人忧心的是,许多年轻人由于性知识的缺乏,过早地开始性生活,又没有进行合理的防护,特别是有一些年轻女孩反复流产,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炎症,生殖管道堵塞,最后导致终生不孕。他希望国家、社会能行动起来,要加强青少年的性教育,要提供相关的知识、途径,让高中生、大学生掌握基本的两性知识,避免他们在青春期因为渴望,过早地步入禁区。年轻人也特别要注意防护,使用安全套,避免流产打胎。通过预防,可以把这一部分不孕症病人降低到最小程度。

■记者 刘玉锋 见习记者 李婷



湘雅生殖专科门诊大厅等待叫号的人。

实习生 李健 摄